

中國語文教育會主辦語文展覽會會刊

中國拼音文字演進

陳望道著

陳望道先生
贈書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hai pui lă sin



利瑪竇注音“信而步海”

[illegible]

活音中
圖韻原



聖經羅馬字“馬太”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

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

陳望道

——明末以來中國語文的新潮——

明朝和西洋各國通商頗盛，到了萬曆年間引起一班天主教徒也憑了傳道熱忱相繼到中國來。他們爲了便利和中國人接近，大概都守中國的儀節，學中國的語文，用中國的姓名，又將他們所擅長的天文地理數學理化以及論理倫理生理等西學，向中國人講述。我們中國的先覺人士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也因這些西人說的實在有中國所不及的，非常虛心接受。兩相配合，就在中國文化史上創出一個西洋文教東漸的局面，許多西學的著作都在公元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萬曆天啓崇禎年間次第刊行，如利瑪竇（Matthieu Ricci）有萬國輿圖（一五八四）交友論（一五九五），幾何原本（一

六〇五譯）等著作，艾儒略（Jules Aleni）有職方外紀（一六二二）等著作，鄧玉函（Jean Terrenz）有奇器圖說（一六二七）等著作，傅汎際（François Furlado）有名理探（一六二一）等著作。中國語文的研究，雖然不是當時的主題，偶有著作都不過爲了他們同伴學習中國語文的方便，但就爲了他們所作是爲他們同伴的方便，常用羅馬字母來注漢字的讀音，就此引起了漢字可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從事這種注音或拼音工作最早的，當推利瑪竇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相傳利瑪竇曾經著作西字奇跡一卷，於一六〇五年出版，如今還未發見。如今只見程氏墨苑裏面有利瑪竇做的羅馬字母注音「信而步海，疑而卽沈」等四篇，也作於一六〇五年，也許這種注音就是所謂西字奇跡。注音四篇共一有三百八十七個不同音的字，經音韻學者就字分析結果，所有

「聲」「韻」「調」都和後來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裏的大同小異。西儒耳目資是一部比較有規模的著作。作於一六二五年（天啓五年）夏月，成於一六二六年（天啓六年）春月。自稱是依據利瑪竇等草創的規模而成。書中一共用二十九個字母，把二十九個字母分作三類：「自鳴」者五，就是五個元音；「同鳴」者二十，就是二十個輔音；「不鳴」者四，就是四個「他國用，中華不用」的輔音。實際用來拼中國字音的，不過「自鳴」元音五個，和「同鳴」輔音二十個，一共二十五個字母。他就用這二十五個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於是漢字的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難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的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於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像方以智在他所著的通雅裏就說：

字之紛也，卽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

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雅卷一）

通雅成於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離開西儒耳目資出版不過三年，而那著者已經大受影響，不但再三稱引，（如書中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甚至就有所謂「合音成字」（就是拼音文字）的主張，西儒耳目資刊行的影響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一斑。

假使我們把注音拼音的潮流劃作三段：第一段爲西人自己計劃便於學習漢字的時期；第二段爲隨地拼音，專備教會中人傳道給不識字人之用的時期；第三段爲用作普及教育的工具的時期——西儒耳目資可以算是第一時期的代表。

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並不連接，而且年代相隔頗遠。第二時期傳教的事業是盛行於十九世紀的後半紀。事業的中心人物也換了基督教徒。他們爲了實際的需要，非常注意於普及，曾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在

香港集會決議，「應將聖經譯成中國文字，比之先前所出版的，更加注重普通，以求廣布。」爲求普通廣布，就在這年以後陸續將聖經譯成各地的口語體，有些用漢字，有些就用羅馬字拼音。約計聖經曾經譯成下列各種方言：

(1) 上海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2) 廈門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3) 福州語，最早部分成於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4) 南京語，成於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5) 客家語，成於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6) 甯波語，成於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7) 北京語，成於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8) 興化語，成於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9) 廣州語，成於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10) 蘇州語，成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11) 台州語，成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12) 溫州語，成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這十幾種方言的聖經，多半都有羅馬字的譯本。他們所以用羅馬字的緣故，據賈立言 (A. J. Gar-

mer)說「第一爲了有些方言有音無字，不能寫出，繙譯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的；第二，就使有字可以寫出，因爲人民識字的能力低薄，也不比用羅馬字，幾個星期裏面可以學會，」全爲進一層的貫徹所謂「注重普通，以求廣布」的決議。這樣層層推進「以求廣布」的結果，影響很大。不但聖經銷數激增，就是羅馬字本身也流行一時，成爲一般不識漢字的民衆用作通信記流水帳的普通記號，爲第三期的民衆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運動打下了個堅固的基礎。

第三期的運動是從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開始。盧戇章是這期的第一個承前啓後的人物。他一向住在羅馬字流行最早的廈門（廈門是在一八五二年就有羅馬字的聖經譯本）到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又受當地教士馬約翰的聘請，助譯華英字典，和當時流行的羅馬字接觸的機會很多。他卻嫌當時流行的拼音文字用幾個字母拼切一個字，長短參差，很佔

篇幅想改成一个「字母」（就是韻母）和一个「韻脚」（就是聲母）二合成音的方式。於是屏絕外務，苦心考究，經十幾年，纔選定五十五個記號，製成一套新音標，定名為「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五十五個記號當中，拼廈門音只用三十六個，拼漳州音加兩個，泉州音加七個，一共四十五個；其餘十個則是汕頭福州以及各處的總腔。記號形體據他自己說，由L C O三畫推衍而成，採用半中半西的體式。他的第一部著作一目了然初階是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以講述廈門音為主。在廈門一帶頗風行，據說一旅閩西人亦多傳其學，稱為簡易。」

自從盧戔章發表半中半西的音標以後，一時想造標音文字以普及教育者就都爭先出來，各自發抒所見，情緒之熱烈，內容之繁複，以及對於音標的形體的意見之紛雜，都為以前兩期所未見。對於音標的形體的主張，約分兩大派：一派主張完全用中式，自造字母以標聲韻；一派主張完全用西式，沿

襲羅馬字拼音的傳統，略加規定，以標聲韻。兩派之中又各分成許多的小系，如在中體派中，有用斜正彎畫，像速記記號的，所謂速記系；有借用漢字偏旁，像日本的假名式的，所謂假名系；有採取篆文或草書的形體的，所謂篆文或草書系。此外還有象數系，音義系等各小系。在西體派中，除了沿用聖經羅馬字式等等的以外，也有朱式，劉式，黃式，等各式。各自行用，各自推廣。這兩派各系各式，從一八九六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新書錯雜出版。一九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有蔡錫勇的傳音快字，中體，速記系；又有力捷三的閩腔快字，同上；又有沈學的盛世元音，同上。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有王炳耀的拼音字譜，同上。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有沈學的拼音新字，同上。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有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中體，假名系。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有王炳耀的拼音字譜，重刊，中體，速記系。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有力捷三的無師自通切音官話字書，中體，速記系。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有王照的重刊官話合聲字母，中體，假名系。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有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譜，重訂合聲簡字譜，中體，假名系。同年又有楊瓊，李文治的形聲通，中體，象數系。一九〇六年

（光緒三十二年）有盧懋章的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一二集，中體，假名系；又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字彙和勞乃宣的簡字叢錄，也是中體，假名系；又有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西體，朱式。一九〇七年

（光緒三十三年）有勞乃宣的京音簡字述略和簡字全譜，中體，假名系。一

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有勞乃宣的簡字譜錄，中體，假名系，同年又有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西體，劉式。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有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西體，黃式，又有劉世恩的音韻記號，中體，速記系。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有勞乃宣的簡字叢錄續編，中體，假名系。此外還有多種中西方案，這里不及列舉。這些方案當中，王照的合聲字母，勞乃宣的簡字譜，曾在南北

各省設所傳習，引起官民極大的注意，是在注音字母公布以前流行最廣的一種中體音標。至於各種方案提出的理由，大體相同；我們可以借梁啟超的沈學盛世元音序作爲他們提案的總說明：

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當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爲世界一大事。……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懋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蔡毅若（錫勇）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分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卽此物也。啓超……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識字讀書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當時所有的「通人志士」都是十分關心語文教育，以普及文字開發民智爲號召；以普及文字爲提高文化振興國家的總樞紐。

同時漢文的白話報、白話小說，也在這時很盛行，內容也和這種運動相呼應。彼此合力推進，到了民國成立以後，就有各種重要的結果產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教育部就籌備召集讀音統一會，公布章程，規定職務：（一）審定一切字音爲法定國音；（二）將所有國音均析爲至單至純之音素，審定所有音素總數；（三）釐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二年（一九一三年）春間開會，會員提出的音標字母種類很多，中西兩體都有，對於音標字母的採定曾經發生極熱烈的辯論，經時好久，終於決定採用簡單漢字，規定一種跟普通漢字不同的讀法（就是聲母取聲，韻母取韻的讀法），製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又擱置了些時，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當時白話文學運動已經起來。胡適已經在上一年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的主張，以爲「以今世歷史

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芻議提出八種改良方法：一是「言之有物」，二是「不摹仿古人」，三是「講求文法」，四是「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是「務去爛調套語」，六是「不用典」，七是「不講對仗」，八是「不避俗字俗語」——這就是後來所謂「八不主義」。

拼音文字方面，中體的注音字母公布以後，仍有人在文學革命的潮流中熱心研究西體字母，製定一套國語羅馬字，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又由大學院正式公布，作爲國音字母第二式。

西體的國語羅馬字公布以後，民間仍有人繼續研究西體字母，製定一種拉丁化中國字方案，依照注音字母先例，拼法上不標四聲，爲民衆學習簡易西體音標文字之用。到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得中宣部認可，作爲學術研究和社會工具之用。但還沒有經過教育部正式公布。

以上的注音或拼音文字所以能夠在民元逢「七」，公元逢「八」有結果，國音沿革曾列舉五個緣由：一，受東西洋拼音文字的觀感；二，羅馬字拼音和簡字的試驗；三，方言不通的阻礙；四，平民教育的困難；五，受新文化運動的促進。乃是三百年至少一百年語文教育經驗和現實需要結合的一種偉大產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創舉。有了這種文字以後，把它注在漢文旁邊，就能使不認識漢字的人也能把漢字聲音準確讀出，把它單獨使用，又能使讀的人立刻曉得寫的人所要說的字音，假使說的字音還是讀的人聽起來有意思的說話便連意思也完全可以懂得，和懂漢文的人讀漢文一樣，而學這些字母，無論那一種都只要幾個星期就可以學熟，對於語文教育的普及，功效極其快，極其大。

除出標音文字的主潮以外，還有文法和修辭等對於語文的綜合的研究，也是感受西洋的影響發生，隨後進入自立的發揚光大。文法方面有艾約

瑟的上海方言文法（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美國人高第丕和中國人張儒珍合著的文學書官話（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等等著作，開始在前面說的第二時期，盛行在第三時期。馬建忠是這方面的一個承前啓後的人物。修辭學方面的著作更多，但比文法起來略晚，其開始和盛行都在前面說的第三時期。這些著作也都於語文教育很有幫助，它的成績，它的進展的過程都值得細細的研究。